

文 學 叢 刊

華 亭 鶴

王 統 照

鶴 亭 集

照 統 王

有版權

實價三元二角

發行所

文化聖話出版社桂林分社

桂林廣益路二號

文化聖話出版社西門外分社

西門外大街

華亭鶴

王統照

發行人 吳林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七集

共六十冊

馬蘭	長篇	盧焚	信	散文	方令孺
驛運	短篇	白平階	雨	散文	方令孺
湖畔	短篇	叔文	晦	散文	柯靈
華亭鶴	短篇	王統照	龍虎狗	散文	巴金
桓秀外傳	短篇	楊剛	咀華二集	批評	李健吾
洪流	短篇	靳以	小城故事	戲劇	袁俊
石屏隨筆	散文	繆崇羣	北京人	戲劇	曹禺
羽書	散文	吳伯蕭	北方	詩集	艾青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初版 三十一年二月桂一版 三十一年六月渝一版

目錄

母愛·····	一
淚與翼·····	一九
新生·····	三三
華亭鶴·····	九一

母愛

她坐下來還是氣喘，向是黃黃的腮頰泛起兩片紅雲，彷彿沙漠上初春朝日，顯出溫愛的明輝。鼻孔微見擲動，藏在寬衣袖裏的臂筋突突顫躍，愈想鎮定愈無效果。與她緊挨着偎下的那個中年女人，匆忙中覺得小腿旁邊有冰冷的金屬物輕輕觸動，低頭看去，原是她——那教會女尼腰間下垂的一把剪刀。

女尼早覺察到因全身肌肉不自主地的抖戰所帶剪刀也隨着運動，觸及別人薄紗襪裏的皮膚，要提在手中又不好意思。人多，身旁的那位差不多半個身體斜傾在自己的右股上。她不敢抬頭，更不願偷看這個女子。

公共汽車的窗外時而飄揚着小小雪霰，坐客吐出的濁氣即時在玻璃上凝成

薄暗冰痕。她的額上，鼻尖，却凸出小小汗粒。

記得前兩個鐘頭出門時，寒暑表在有爐火的住室內也只三十度左右，路上行人都用毛巾堵住口快快趨走。水泥磚的舖道上從清晨起罩滿了一層霜華，幾小時後還沒化去；白的斑點和着一片片水暈印出雜亂的足跡。從育嬰堂出來直打哆嗦，夜來是今冬第一回的大北風，樹枝間未脫盡的黃葉全在地上飛滾，空間鋼線陣陣鳴爭。她懊悔沒多添件內衣，而頭上有翅的白布大帽阻住橫吹來的風勁，使她走路格外遲慢。

這時恰相反，微汗，煩躁，在她身上與搏躍的心頭陣陣爭長。不是爲了路遠，她寧願在風冷的街道上躑躅，爲甚麼到車中來叫別人用詫異的眼光向自己注視？

平日大方慣了，鎮靜慣了，十年以來永遠度着凝神沈思的生活，無論甚麼時間都不會有匆忙急遽的表現。一切人見了這位中年聖女，從面色與態度上看去，都對她有點自然的尊敬。安祥，溫和，言語與舉動完全一律，用不到喬裝學習，她早已由習

慣而成自然了。

但在上汽車前的半小時前，她覺得破壞了向來的靜境，失掉了久已沈定住的一顆心。

現在，那一幅慘畫愈映愈深，在手下，在眼前，在自己的心尖上點出！愈要推去却愈覺逼近……喉中又一陣乾噎，只好用寬廣衣袖蓋住咳嗽的聲音。

車中人體的擁塞，語聲，香烟的臭氣……車已走過幾站，她全不理會。

只有那一幅慘畫在手下，在眼前，在自己的心尖上點出！

二

因為她不敢向緊偎身旁的那女人抬頭，怕被人發覺出自己心情上的秘密，却不信那一位也在另一樣的觸感之下被悔恨與激動纏繞着全身。

約近三十歲的職業女子，她自從午後由寫字間走出，拖着懶散脚步，經過保羅

堂牆外與口馬路轉角時，恰好從人堆中遇到女尼親手收拾的慘劇。雖沒看見那窮婦人在路心被口口卡車撞拋過去的一幕，但女尼潔白的雙手，在匆忙時不顧污穢，從半死婦人跨下檢出那鮮紅的小肉體，用她所攜的布包包好，又跪在行人道上扶住婦人頭部，替她行人工呼吸……直待救護車開來，她把血產後昏暈的窮婦與在震驚下斷氣的嬰孩都送上紅色車……迅速而奇異的表演，像一幕戲劇，又像一幅血跡點染的圖畫。女尼的嚴肅和愛，與急忙裏施行救治的精神，那不幸母子苦慘的遭遇，那些圍觀者的議論與表情，都被這會逢其適的職業女子收在眼裏，烙在心頭。等待車輛人衆散走之後，呆看着女尼從袖裏拉出一條疊得整齊，顏色素淡的手帕，拭去指尖的血迹，轉身前去，她下意識地跟在後面。那個顫動的白帽翅沿彷彿是行路的天使，雙翼在她眼前揮舞。大街上種種喧嚷與種種光色都似消沒在這片白色的祥雲之下。她一直隨着女尼踏上口路汽車，忘了一切似的，靠坐在她的身邊。到這時，方覺出小腿皮膚上有人家腰間所繫的鋼剪摩動。

不知隨了這位震顛的聖女向何處去？更不知爲甚麼緊追着她？

兩顆心同在血潮中跳動，兩個人的心理同在半小時內交織着復亂的變化。過去的遺痕，與當前目觀的嬰孩殺戮比對起來，剎那間，她們同墜入沉思境界。

除去衣緣與小剪微微抖動外，她們彼此尙不相知。

三

她——已快到青春晚期的職業女子，親眼見血嬰從母體落下，這已是第二次了！頭一次呢，那景象清楚——如保存得十分在意的攝影底片，在她的記憶中沒一點模糊！

.....

初秋的冷雨之夕，在一所小規模醫院最便宜房間裏，一個彎腰的老醫生，一個患貧血病的女看護，同守着一個少女型的產婦。不到月數，硬憑藥力催下來的生產。

這少女雖經大量下血之後，還堅持着要看看放在玻璃盆內自己的分體。老醫生初時不肯，經不起她發狂般地乞求，於是醫生擦擦皺紋層摺的額部，揮着輕顫的，還戴着皮手套的右手，讓看護把盆中的血肉送到少女面前。

這又老又窮的醫生，偃背向着小窗側複印的聖母抱嬰圖，連連歎氣：

「罪孽！罪孽！——我這把年紀，還替年輕人加罪，替我——自己造罪——」

「不打發別人的嬰孩，自己的孫兒孫女都得餓死……罪麼？誰教他弟兄倆都
在外面填了屍窟……」

他這幾句話，女看護是慣常聽的，因為每逢老醫生為年輕女人幹這等行業，把本是活潑的小生命生生地摘離母體後，他總像念禱詞咒語一般說這幾句。但床上的產婦還是頭一次聽見甚麼罪孽……造罪這些激動的話。她來不及體會老醫生的痛心，却挑起自己的恐怖，愧悔像一個久病後的瘋婦，亂披着油光散髮，面色鐵青，兩顆微微突出的上牙咬住尚見淡紅色的下唇，本是圓媚流活的瞳子，這時一瞬

不瞬地隨了醫生背影，也緊盯在那張小幅的聖母抱嬰圖上，像從那溫祥的偉大母性的面容與飽滿光亮的聖嬰身上尋找寶物，或求解難題一般。這倦疲後的產女提鍊出潛在的精神，往虛空中正覓取甚麼？她忘記了女看護把那盆罪孽的成績品從自己腹內供獻到自己的目前！

窗外冷雨浙瀝夾雜着草根下的鳴蟲，與小屋中老醫生祈禱般的唉聲，及床上產女向那幅微光畫面瞪視的狀態，這一切像低奏出人間秋心的旋律哀歌。

忽地，被女看護推了一把，一種輕弱女音，喊到她的耳邊：

『看看啊，你的……這七個月的孩子……！』

映着黃色燈光，如被剝去皮毛的小兔子蠕曲的身體，似啓不啓地側面凸出的小眼，在血水裏耀射出一絲明光，下面肢體雖並在一起，却已證明膝部與足踝的輪廓……溶在明亮的盆子中分外見出那鮮麗的，滿浮着生命活力的血滴，與血滴中還分不清皮與肌的肉塊啊……啊，這是她的成績，——是她在那些日子前一

個劇冷冬宵裏，與他親密得過度而偷來雙愛的小體。如今却忍心受着身體與精神的罰苦，把牠丟去。而當時造成這小體的雙愛之一的他哩？……一場幻夢，一隻欺騙的罪手，一個向黑暗中走失了影子，從曉得自己的腹中有了小體，不過三個月，在歡娛的騙言後，又帶着抵蜜口舌，像狂蜂似地飛向別處去了。

七個月後，她自己偷跑到這小城的窮醫院來，忍苦偷摘下這一顆不成熟的果實。

她從圖畫柔潔的光華上把目光收回，瞥見到這一盆鮮麗的生命廢料，與一個被毀壞的小生物時，低叫一聲暈了過去。

.....

那十九歲的產女便是現在揜着女尼緊坐的她的十年前身！

但十年後，在這罪惡的東方大城的大街角上，她又親見過一個未成熟的小生

牠是被毒狠的人類頑笑似地用車輪從母體中碾出來的！

如被魔鬼驅入記憶的苦澗，在分別不出是甚麼樣的情緒復化之中，她失掉了
一切。黃昏的密霧蒙罩下，到某一站，她茫然地隨在女尼的巨幅藍裙後面下了汽車。
雖是冬晚，因連日釀雪天氣，地凍溶化，晚上却比凌晨和暖。走在街道上微覺薄
寒，近似初春。實在，這已過中年的女尼與神經昏躁的女子就再寒冷點也凍不熄她
們心尖上的火燄。她在車上胡亂地溫習過去的噩夢：顫抖，心痛，沒來及仰看女尼的
面容；如果她詳細觀察一下，準更引起她的驚奇。

前半小時在保羅堂的牆角外，當她看女尼不顧血污泥滑，爲那不幸婦人與斷
氣孩子包紮收拾時，浮在女尼臉上的是嚴肅，深沈，沒一毫惶急與不耐的表情，更無
一絲笑痕。直到離開那兒，仍然像擔着甚麼重大心事。坐在汽車裏，經過疲勞驚異後
的一陣戰慄，過一會，女尼的心靈，却沉浸在另一個溫馨安詳與富有生命希望的幻

想中了。

誰能猜透穩坐車中這位虔修聖女的心靈變化呢？正如其他乘客並不了解那曾經在十年前的一夕毀損了自造的生之靈寶，而永含着良心深痛的職業女子一個樣。

一直下了車子，沿落葉梧桐樹的行人道，不急不遲地向前去時，女尼的面頰更像，在焦萎的花片上重點上一層柔潤的紅脂。原是深蘊着明智與信仰的眸子，這時，從鬆弛，微顯皺紋的眼角上流出柔愛的生之歡喜。一陣溫流從她的心底浮漾，像寒冬溫谷間的古井蒸騰出熱騰騰的水氣。

由突遇的慘怖事件，使女尼第一次見到一個嬰孩從母體分出。雖是僅僅尙有一絲柔氣，但，那包在血衣中的小生命，在她看來，却是天上人間的奇珍！命運的慘酷與新生的奇遇，以及親手收拾的溫感，事後，回想起來，覺得在憂悵裏包藏住一層秘密的喜悅。

爲甚麼呢？不能分析也無暇分析，然而一個初墮塵世的新生命曾經自己雙手捧抱過，那些污血不正是生命的泉源？她不但不生憎惡，反覺出這是不易見的神奇。

漫步於風物枯寒的僻靜道上，脚前像另外換了一個時季，沒有乾抖的落葉，也沒有襲人的涼風。一片碧草園地，間雜着幾簇玫瑰與燕子花。是旭光初臨的夏朝，也是斜陽西下的春晚：小鳥啾啾爭叫，白鵝在池塘上泗行，而自己呢，輕宕的衣衫與輕宕的脚步，正在柔靜的草茵上輕躡着一個剛會學步的白衣小孩在蹣跚前行。緩緩得一步挪不動一寸，怕被那小東西回頭看見，又防牠的傾跌，自己的臂膊在後面繞成半圓形，好留心將牠匆忙抱起。……如春夢的飄浮！一會，不見了草茵、鵝鳥，也不是戶外的遊散，若坐在舒適的榻上，那小東西仰臥在自己懷中，牠，不論好壞一陣抓騷，不知怎的，自己的胸懷開了，輕輕的癢，又裹着不肯丟掉的微痛。……讓孩子小花骨般的嘴脣裹住了自己的乳頭。……母愛的半醉中。……她重新望見精赤着身體背後各有雙翼的小天使們在金色空間飛躍。……一顆最亮的星從東方

射出輝耀的光彩……這時，她疑心自己真是生過子的童女了……雖然有這瞬息的想法，却未免生疑。果然，孩子是從上天賜與的麼？多少年前，多少年前——自己還沒有加入姊妹（即女尼）的道院時，不是會有過一次，——只是一次的靈與肉交合的愛驗？如古老的歷史一樣，似乎當時在自己心靈的隱處會有過另創造一個雙體生命的可羞的希求罷……但，歡夢是怎樣的短促，像幾十天，也像幾小時，飄過去了，那可羞的希求幸而未會留下一點點痕迹，現在，倒可無罣無慮在清懺之下爲主服務……突然的夢覺，懷中的小孩失落了，眼前一片漆黑，遠處有若干血點跳動，然而恍惚間還彷彿看見那可愛的嬰孩在血點的包圍中向前飛跑……心頭略略明白，這是一個夢境？而意識還沒清爽，不克自制地也迸緊脚步往孩子的後影追去。

迅速的追躡，一個前跌，皮鞋踏住寬大裙緣，身子往泥道上俯下去，即時，有另外兩隻手從旁邊把她攙起。

及至女尼醒來，方知這時正靠着公園外半截鐵柵立住，左手一個女子（她立時明白是車中的同伴，）用細瘦手指替自己輕揉着胸部。

一切俱消失了，一切又是實在的人與物。她感謝這位陌生女子的好意，雖還牽念着那個寄愛的小東西，却不能不對人講話。

「謝謝你！——你把我扶住，要是弄一身污泥……」

「噢！值得談談，像你救活了那產婦一命，纔真真令人感謝呢！」

「你怎麼知道呀？」女尼似有點不能自飾的惶急。

「姑娘，我也在保羅堂的牆角上經過，——並且一直隨你上了汽車，到這公園的路旁邊。」回答的有點吃力，末後一句說來更見囁嚅。

「噢……那末，你見笑了！你瞧我一時精神的昏亂……」想想前兩三分鐘時